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

第八回 論果報塵世世天機 發慈悲活人饒鬼命

卻說倪鴻從徐小香家回到秦老衙門，見著文索，方知朝廷同英、法兩國失和，外面用兵頗不勝利；所以明善回來，吩咐家中：這些時不可唱戲、請客。倪鴻道：「我們兩廣的人，頗曉得西洋的國事。這些年來，民富國強，同他打仗，怕是沒得便宜。」文索道：「不然。西洋強矣，也是個下邦。我天朝何等洪福，難道還弄不過他？」倪鴻不敢再言，回轉自家房裡。過了幾日，外面風聲越緊。京中大小人家，都忙著遷移，到鄉里去躲避。明家是有錢的，益發害怕。明善終日在園子裡隨駕，不能回來。文索也常常出城。明太太十分著急，便帶了幾個親人，搬往西山。倪鴻甚不謂然，不免背地發些議論，說：「大臣是小民的表率，豈可這般舉動！」文索聽知也有了氣，即將倪鴻辭退。倪鴻搬出明家，到狼家衙門延宅暫住。

不多幾日，西洋兵已到京師。天子駕幸熱河。洋兵放火，把圓明園燒了。明善從安佑宮中搶出聖祖、世宗兩幅御影，背在身上追駕去了。

那時城門晝閉，卻是尚書周祖培出的主意，怕洋人攻城，盡開九門，把他放入，少不得京中有一番擾亂。等到九月初九日，恭親王奕訖與英法聯軍議定和約，京城人心少安。

倪鴻對延四爺道：「我在你這裡，不是了局。我同袁午橋是多年相識，他現在督辦安徽軍務，我不如前去找他。」延四爺應了，即送了五十兩銀子盤費。倪鴻隨即起身，前往安徽。也不用車馬，只是單身步行。

倪鴻將出京門，忽地道旁站著一人，叫聲：「倪老爺！」倪鴻定眼一看，乃是個英俊的少年，有些面熟，問道：「足下尊姓？怎認識我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我是春華堂的王小玉，倪老爺怎麼忘懷了？」倪鴻道：「你莫非是羊毛筆的徒弟嗎？」王小玉笑道：「倪老爺連我師父的綽號都知道，還推不認得我，我在明大人家屢次伺候的。」倪鴻道：「你不在師父家做買賣，在這裡做什麼？」王小玉道：「我師父朱韻秋，享了二十年的名，很有家財。這次外國兵進城，連圓明園都燒了。我師父有些害怕，要想回南，把我同芷秋、芷芳等一班徒弟都遣散了。我本是唱武生的，好習拳棒，得過董海川的真傳。如今要到安徽投軍效力去。那裡袁大人營中有位侯道台，本是我的舊相識。」倪鴻道：「事有湊巧，我也是往安徽的，就此同行吧！」於是二人結伴同行。

行了數日，倪鴻接著京中轉來的家信。拆開一看，原來老母病重。倪鴻急了，遂趕個破站，回轉桂林去了。剩了小玉一人，仍往前進。路上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那日走到一個鎮店，日光漸漸的沉了下去。王小玉怕錯過宿頭，正在發急，忽見一道短牆上寫著「王家老店」四字，遂走進店去，店伙上來招呼領進客房，隨後端上一盆臉水，沏上一壺茶，退出去了。王小玉一瞧這間屋子，牆上字跡甚多，盡是過客題壁，差不多把四壁粉牆加上了一層黑漆。還有幾處磚泥剝落，蝸篆蛛絲，觸目可厭。靠牆擱著兩張鋪，鋪上這條蘆席倒還乾淨，心裡舒坦了許多。他走了一天的路，有些乏倦，就躺在鋪上養神。

這時節天色已經黑透。那店中一幫一幫的客人，陸續而來。只聽有個天津口音的人嚷道：「既然住不下，乾嗎不關門？現在我進來啦，就該替我找屋子。要是當我孤客可欺，那就瞎了眼啦。」又聽店伙說道：「沒有的話，一客全是客。咱們敢把財神爺往外推嗎？你老要單間，可實在沒有啦。不信？你老可以到各間屋裡去瞧。」那人道：「就算沒有單間，難道說跟別位並住一間，還不行嗎？」店伙道：「這個，也得跟別位客人商量商量。」王小玉聽那人聲音宏亮，象個叫驢一般。走到屋外一瞧，只見那人二十來歲年紀，身材高大，氣概軒昂；穿一件灰色棉袍，肩背上背著一個被套，腰間還掛著一個刀鞘，不像是個匪人。上前說道：「這屋現有空鋪，長兄不嫌，就請同住。」那人一瞧王小玉，面色略黑，卻另有一種英姿颯爽的氣概，連聲道：「好！」二人進得屋子。

那人先問了王小玉名姓，王小玉轉問那人。那人道：「兄弟姓孫，只因身軀長大，人家順口兒，都叫我孫大個。是個武秀才，往江南大營去投軍的。走到中途，聽說江南大營已經失陷，蘇常都被長毛占了，只得且回北方，再作計較。」王小玉道：「老兄這等人材，哪裡不是替國家出力？兄弟是往安徽袁大人營中投軍去的，老兄何妨也到那裡，看個機會。」大個想了一想，隨即應了。兩個免不得說些槍棒武藝。大個口如懸河，說得十分熱鬧。又說營中熟人最多，什麼張提督、李副將，都是多年相好。王小玉聽得呆了，和大個兒真是相見恨晚。說來說去，漸漸說到戲上，大個便直著嗓子，唱了起來。滿店裡的人，都圍著來聽。那大個的嗓音，十分闊大，只震得盆甕皆鳴。大個唱畢，眾人散去。王小玉道：「長兄嗓音極好，只是板眼尺寸還欠講究。」便把他錯誤之處，訂正一番。大個佩服得五體投地：「不料老兄倒是這老在行。」王小玉道：「我本是唱戲的出身，又焉能不在行？」便把自己的履歷說了。大個才知他是梨園子弟。因愛他爽利，定要同他換帖，小玉也甚願意。

那日走到清江浦，二人找了一個寬闊店房住了。湊起錢來，叫店伙去請一份劉關張的神馬，並買三牲福物錢糧元寶之類。那店伙去了一會兒，都備將來。二人供起神馬看時，哎呀，何曾是三義，卻是一尊關聖大帝，一尊龍虎玄壇趙元帥，一尊增福財神。大個便嚷起來：「我們是要拜把兄弟，所以要請劉備老爺、關老爺、張老爺，桃園三兄弟的神馬。你怎麼只請一尊老爺，又加上兩位財神爺？還是罵我們重財忘義？還是咒我們手足不全呢？快去換了來！」店伙只得去了，少時來回復道：「我們這香蠟店裡，只有三財，沒有三義，你老將就了吧！」大個、小玉沒法，只得把財神和趙帥抽出，單供關聖。剛把福物擺起，忽然對面屋中走出一人攔住道：「你們是供關聖人嗎？」大個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供關聖人用不得葷腥的。」大個道：「關老爺一輩子殺人不少，怎麼用不得葷腥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們沒看過周安士的全書嗎？關聖人成真之後，皈依觀音大士，做了伽藍侍者，同韋馱列為佛門三十二將，都是護法善神。你們用葷血供奉，豈不是褻瀆嗎？況且血食的鬼神，數盡之後，沒一個不墮地獄。東嶽仁聖帝，在唐朝以前，也享過血食。後來怕墮三塗，皈依了元禪師，永絕葷腥。關聖人在六朝時，還是大刀鬼王一部分的神祇。自從陳朝年間，在玉泉山遇見智禪師，受了五戒，便不享血食了。所以威神愈久愈盛，似那項王蔣帝，都是不皈正覺，所以不能長久。你們供神，本是求福，若用葷血，違了神意，恐怕你們這把兄弟不得長久。」大個道：「桃園結義，也是白馬祭天烏牛祭地，劉關張怎麼又相好了三十多年呢？」那人道：「拿著關老爺一生忠勇，到底亡於馬忠之手，未必不是殺生的果報。」大個道：「我們做我們的事，你不必多管。」那人流著眼淚道：「迷人造孽，不聽好言，只怕報應就在眼前。」說著，歎息而去。

這裡二人燒了香，磕畢頭，各說年庚。大個比小玉長一歲，就結為異姓兄弟。小玉焚紙送神，不留神，那火竟將衣袖引著，呼呼燒起來。小玉趕緊跑到水缸邊，把袖子放在水裡，方才濕滅。幸喜不曾傷損皮肉。對面那人見了，不住念佛。小玉十分不樂，意欲發作幾句，但終覺那人有些面善。問起店家，知他姓陳，是揚州一個舉人，久在北方，如今不知從哪裡來，是往京裡去的。小玉猛省道：「不錯，這人叫陳彝，號六洲，是個好佛的人。我從前在京是會過的。他伯父是個老教書的，叫做陳輅，我也認得。」便不理會他了。

大個、小玉，從此愈加親密。一路上又是講武，又是說戲，倒也不覺寂寞。不一日到了鳳陽，已是十一月的天氣，木葉盡脫，雪花亂飛。二人尋不著客店，沒奈何在一座小廟內住下。那廟只一個院落，三間大殿。和尚住在左邊，二人便歇在右邊客堂裡。小玉要參禮神聖，同大個到大殿中抬頭一看，原來供的觀世音菩薩。龕子裡站著善才龍女。供桌邊還有兩尊護法，左邊是韋馱，右邊一尊，鳳目長鬚，青巾金甲，正是關帝。小玉道：「大哥，你看這廟裡，果然供聖賢爺做護法神。那陳舉人的話，竟是不錯。」大個道：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。我等真不可小看了唸書的。」小玉道：「這話既真，那殺生有報的話，恐也不假。但我是來當兵的，這當兵原是賣命營生。就是死在沙場上，也算值得。倘能象聖賢爺千秋廟祀，益發不枉了。」大個道：「人各有命，不見得當兵便都戰死。你看趙子龍一生不離鞍馬，也得善終，並且有八十多歲的壽數。」小玉道：「焉知我二人，不一個作聖賢爺，一個作趙子龍呢？」大個道：「神仙原是神仙作，哪有凡人作神仙？你不要妄想。」小玉道：「神仙原是凡人作，凡人不作便無仙。就是觀音聖主，也是人修成的。大哥怎這般說？」大個道：「這個也有道理。」小玉道：「各行都有祖師。你我既是當兵，這當兵的

祖師，當然是聖賢爺。你我莫若不拜觀音，拜了聖賢爺吧！」大個依言，二人向著關帝叩了頭。回到住的房裡，那雪越發大了。小玉隨口唱出幾句道：「廣漠嚴風刮地，這雪兒下的正好。拈絮尋棉幾片大如栲栳，見林間竹屋茅茨，爭些兒被它壓倒。富室豪家，卻道是壓瘴猶嫌少。向的是獸炭洪爐，穿的是棉衣狐襖。手拈梅花，唱道國家祥瑞，不念貧民些小。高臥有幽人，吟詠多詩草。」大個道：「兄弟唱的是什麼？」小玉道：「這是老本《水滸傳》中林冲上梁山那一回的詞。我師父有個朋友繆三套，曾把他制了工尺，教給我唱。我想林冲雖是好漢，可惜落了草。他雪夜上梁山，比你我今日雪夜投官軍，豈不差的多了？」大個道：「是。」

當晚，向和尚將袁營地探聽明白。次日備了手本，直奔袁營。到了營門，抬頭看時，只見壁壘森嚴，人馬簇擁，無數的旌旗上面，都繡著「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」字樣，中間門大一個「袁」字。忽地一陣西北風，吹得呼呼的響，將積壓旗上的殘雪，直卷下來，好似片片梨花，四處飛舞。營門上站著十幾個挺胸凸肚的差官，正在那裡指東說西。小玉對大個說道：「大哥這裡熟人多，何不先過去看一看？」大個道：「我說話笨，還是你去。」小玉揮揮衣服，走向前，向眾人道聲：「辛苦！」眾人向他上下打量了一會，似睬不睬的道：「是哪裡來的？」小玉道：「從北京來，要見道台侯大人的。勞哪位的駕，替我回一聲。」眾人聽了，都不理他。半晌，方有一個年輕的笑著說道：「你在照牆邊等一會兒，自有人出來招呼。這會兒，侯大人還沒起來呢！」那邊有個年老的聽了說道：「老六，何苦給人家開玩笑！」便對小玉道：「你不要信他的話，侯大人現在桌司李續宜李大人的營裡，你要找他，還得奔安慶去。」小玉謝了一聲，即回頭與大個說知。大個道：「原來這裡分兵往安慶去了，怪不得我的熟人，一個也看不見。」小玉道：「大哥又不曾過去，怎麼知道沒有熟人？」大個道：「我的熟人，比眾不同，都是生死同共的好弟兄，我雖然站的地方，離營甚遠，他們望見我影兒，也是認得的。對於他們，也是如此。我在那裡立了半響，不曾見他們有人過來，所以曉得沒有熟人。」小玉道：「既這裡沒有相識，莫若我們往安慶去吧！」

二人同回廟中，給了和尚房錢，拿起行李將要動身。和尚問道：「你二位行囊上，貼著王小玉字樣，不知哪一位是王老爺？」小玉道：「我便是，師父問我何干？」和尚聞聽此言，口稱尊神，翻身便拜。小玉吃了一驚，慌忙扶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和尚道：「王老爺是我廟中候補的關老爺，乃將來護法尊神，焉敢不拜？」小玉道：「這話好不明白，我現在是個活人，怎麼便能成神？關夫子是極尊嚴的神道，又怎能替他的香火？」和尚道：「王老爺不知我廟中關夫子，原是明末一個當兵的。崇禎年間，被流賊拿去，要他回來詐城，這位爺叫罵不從，被賊殺了，便一靈不昧，在我廟中成了神，頂了夫子香火，如今二百多年，要昇天了，遺下缺應當王老爺補授。」小玉道：「這鬼神的事，師父如何知道？」和尚道：「我師父是個有道高僧，今年朝五台去了。臨行的頭一天，在廟中入定，不覺到了一個去處，金闕朱戶，氣象莊嚴，好似帝王的宮殿。那門前站著兩員將，金甲金盔，好生威武。有那天下城隍，帶著許多冊子，在那裡投遞，那兩員將督催吏役，收了進去。不多時掛出一張黃紙朱字的榜文來，上面有鳳陽觀音寺伽藍關帝著王小玉除授字樣。我師父見了，走過去，向那些吏役探問，他們答道：『這裡是真武大帝的宮殿，那兩員將，一位是岳鄂王，一位是明末的周忠武，在這裡考較天下神祇。要知天離地甚遠，天上神靈，嫌人間污穢，輕易不來。那各處的廟宇，都選有德行的鬼，命他看守。觀音關帝廟，到處都有，最是一種衝煩的缺眼。這鳳陽觀音廟裡的關帝，本是明末一個兵在彼充當，如今要換人了。』我師父出了定，便把這話告訴我等，所以我一見王老爺姓名，便知是本廟候補的神道了。」小玉道：「這也可笑！從來只聽說有候補的官，怎麼又弄出候補的神來了？」和尚道：「王老爺豈不聞陰陽總是一理？」小玉道：「我是個粗人，怎麼就有這福氣？」和尚道：「據我佛教經典上說，世間人若不修行成佛，總出不了輪迴六道。最有福德的昇天，作那忉利天王的臣子，象關夫子、岳夫子都是一路。其次轉生人道。有福又有孽的，轉生阿修羅，這一種是天上的一利反叛，都生的三頭六臂，不像人樣，那造孽的，便投到餓鬼、畜生地獄裡去，所以叫永墮三塗。似本廟的這些神道，比天神差的多，終久不離鬼趣，和城隍土地一般。我只願王老爺果然成了神，莫貪血食，皈依三寶，日後天福是靠得住的。」小玉道：「自古的人，死後成神，也沒得幾個，我總疑惑我沒有這個福緣。」大個道：「僧道的話，也有不能不信的時候。這師父的話，我聽著倒有些意思。也說神仙都是凡人作，怎麼人家說你要成神，你又不相信起來。」把小玉說得笑了。和尚道：「這些話聽著雖似荒唐，卻實在是有徵驗的。」大個、小玉別了和尚，徑奔安慶。

走到日暮時候，只見道旁有一座猛惡的林子。大個先走過去，「哎呀」一聲往回便跑，只嚇得面目改色，向小玉道：「有鬼！有鬼！」小玉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哪裡來的鬼！」趕過去舉頭一看，果然林子中有個女鬼，頭髮披散，眼中流血，面色如同黃蠟一般，伸著舌頭，脖子上帶著一條麻繩，身穿紅衣，在那裡吱吱亂叫。小玉也嚇慌了，不敢前進。那個鬼見他們有兩個人，不是孤客，卻也不敢出來。

正在害怕之際，道旁閃出一條大漢，生得膀闊腰圓，十分雄壯，軍官打扮，肩上擔著一條花槍，大踏步走將來。大個一個不小心，同他撞了個滿懷。那漢有了氣，大喝一聲，把大個揪住，輕輕一提，早已兩足離地，大個急得直嚷。小玉走過去，忙將大個抱住，那漢方住了手，問道：「你們怎麼走回頭路？」小玉道：「那林子裡有弔死鬼，我們是吃了嚇的。」那漢笑問道：「不知是男鬼，還是女鬼？」大個道：「是個女鬼。」那漢道：「本來弔死鬼是女的多，我這些時獨睡難熬，且把他拿來泄火。」小玉道：「那鬼的樣子，好不難看，豈可同他作那樣事？」那漢笑道：「他除了面貌，大約同人都是一樣的，怎麼便作不得？」發聲喊，搶進林子，罵道：「哪裡來的野鬼？我花槍孫甲是不怕邪祟的！」小玉見他氣盛，也不覺膽子大了，拉著大個趕將過來，把個女鬼追得無處躲藏。孫甲掉轉槍桿，這一下打中了女鬼左腿，撲地倒了，被孫甲揪住頭髮，捉了過來。豈知他那頭髮是用網子戴的，吃孫甲一揪，幾乎脫落。可憐那女鬼跪在地上，驚聲嚶嚶，只叫饒命。孫甲笑道：「鬼求活人饒命，真是奇聞。」小玉、大個也忍不住笑。看那女鬼時，不但是人，並且還是個男子。孫甲喝道：「你這廝是作什麼的？」那女鬼道：「小的叫胡么四，是個唱戲的。」孫甲道：「你定然是個旦角。不然，焉能有這條嫩喉嚨？你為何要作這個營生？」胡么四道：「小的本是徽班裡一個旦角，兵荒馬亂，無處作買賣。只為小的唱戲的時節，專唱李翠蓮、敷桂英一路的弔死鬼，裝得最象，所以扮了這樣子，在這林子裡，做這剪徑的勾當。不想遇著好漢，只求饒命！」小玉道：「當年有個改名捐官，被人告發，逃走了的胡么四，莫非是你？」胡么四道：「那是另一個胡麼四。就論年紀，小的也差得多，只不知爺怎曉得他的事？」小玉道：「我在京中，也是梨園，怎不和道！」便對孫甲道：「他也是窮出來的見識，我們莫若賞他幾個錢，放他一條生路，叫他去吧！」孫甲道：「放他算個鳥？反正我是常走這條道兒的，他不改過，下次撞著，一定不饒。」小玉取出四兩銀子，賞了么四。那麼四千恩萬謝的走了。

孫甲問小玉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小玉道：「我叫王小玉。這是敝友孫大個。」孫甲道：「我聽說京中梨園很發財。我們這裡的唱戲的，是被賊攪得沒飯吃了，你沒看見方才那個女鬼嗎？他要有地方唱戲，也決不做這樣事。你既是京裡老闆，到我們這苦去處作甚？」小玉道：「唱戲畢竟不是正經營業。我因有些氣力，要到這裡軍營裡圖個出身。」孫甲道：「但不知你投的是誰？」小玉把投侯道台的話說了。孫甲道：「這位侯大人，現在李營文案上當什麼總辦，很有架子，你若果認得他，這差事管保容易。我正是那營裡的將官，奉了將令，到鳳陽勾當公事，已經完了，正要回去交令銷差，我們不妨同行。」小玉、大個應了。三人一同前進。

孫甲道：「我聽得人說，京裡戲子有一種堂子裡頭出身的，到處陪人吃酒，只要給錢，便可以和人睡，比窯姐兒差不多，可是有的嗎？」小玉紅了臉道：「堂子裡的人，也是賢愚不等，不能一概而論。」孫甲道：「豈但堂子，就拿我們軍營裡說，這宗事也多的很。那個最著名的什麼九帥，他的營盤裡免兒都成了群了。每天爭風吃醋，同小老婆一樣。有個姓魏的，是個名士的後人，最生得好，人都叫他魏美人兒，最得寵，還有算命的說：『這魏美人的功名，將來要同九帥一般。』你道好笑不好笑？難道一個卯字號的還做得了皇上家的封疆大臣嗎？那可真不成世界了。」小玉、大個都點頭發笑。他們三個一路說說笑笑，直奔安慶大營而來。